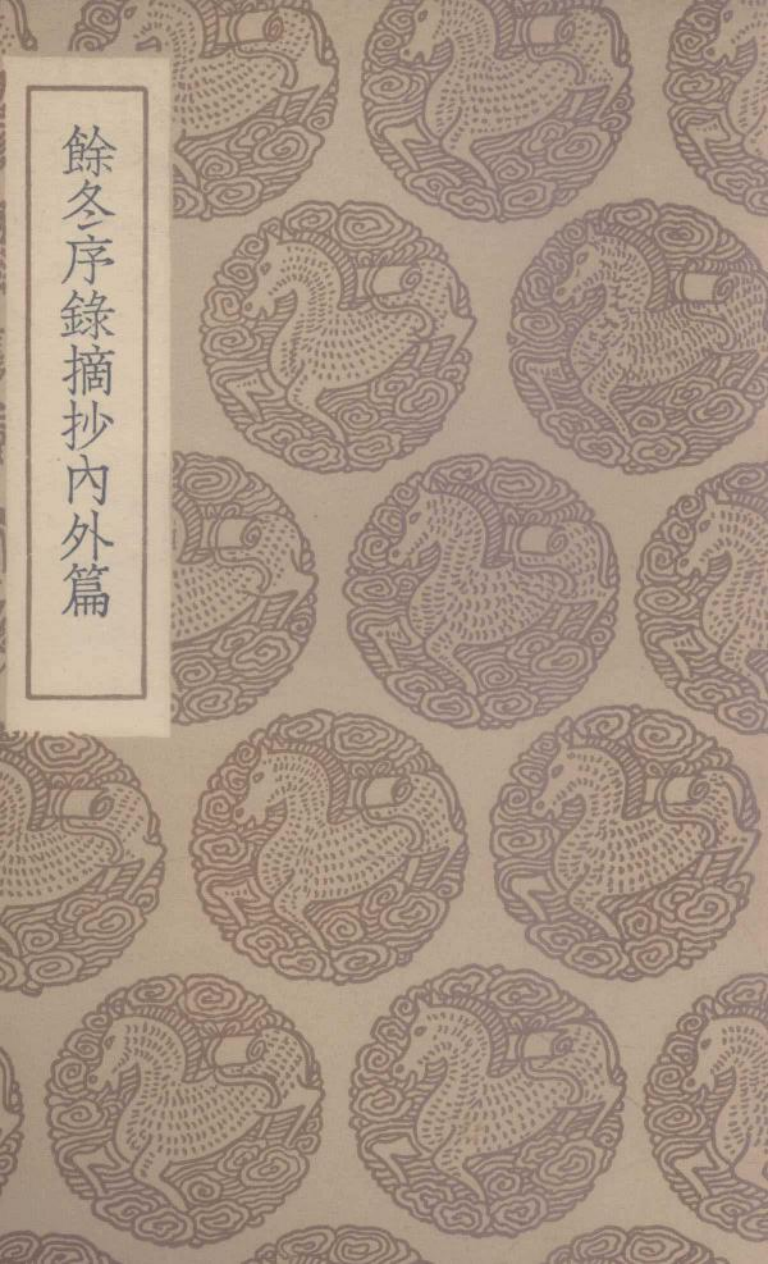


餘冬序錄摘抄內外篇



篇外內抄摘錄序冬餘

撰春孟何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篇外內抄摘錄序冬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 者

何 孟 春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餘冬序錄摘抄一 內篇

何孟春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推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屯青字頂巾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綢其樂妓則帶明角皂梢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襪而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計酌損益皆斷自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衣冕御殿則服朝服見皇太子則服公服仍命製公服朝服以賜百官是年又給賜朝臣袍帶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有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

如御史南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職事右司郎中南授亞中大夫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語省部臣定議於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爲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益與唐制同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二十二年爲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檣腦官下舍人并儒生吏負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桑者不許

洪武二十三年申定官民服飾先是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穀泰酌時宜俾存古意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官長自領至脅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襖廣一尺袖口九寸公候駙馬與武服同耆民儒士生

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頒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襯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線緣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農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着細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着細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貧者何處得穿細紗富者自不求戴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其止用細紗而已乎教坊司伶人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襟不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爲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嬾不

許戴冠着稍士樂工非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我太祖高皇帝微時嘗托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上祝伽藍神以竹筭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筭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人不許神其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爲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筭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筭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晏元憲爲留守題廟中詩有庚庚大橫兆警欽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娘生一男夫婦惡廢侍養乃再產之文帝勅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

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廢不忍君子奚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歟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剖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頭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途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

不容已者若卧水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水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休宗祏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輩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水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太祖之議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勅令則世自爲格宋人勅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勝國管杖十減其三管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杖七下至五十七用管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斃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爲言乞不能改國初刑亦重事取上裁楊文紛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爲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罪外笞杖徒流俱從減一等論累朝遵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之議然條例

特用輸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側寬仁之政於是乎度越于唐宋矣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堯云出內閣意

景泰中辛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霄露

測海句益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詫其事

葉文莊公水東正德初賊閹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

字爲名如郎中方天雨但令名雨恭政悅天民但

名民之類中外紛紛尤爲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

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末世之令

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趙

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爲名稱者悉皆禁革

前後共禁八字犯天字者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

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焉當時識者憂

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其所襲明年瑾以逆誅無

天之罪其兆於是乎瑾誅而禁廢近有詔人復其

舊名矣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

裁爲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

英國公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

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

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

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爲大學士故 太后

有是言因顧 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

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

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

異曰汝侍皇帝居起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

刀振頸 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少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

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

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

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

治母坤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統年崩溥爲鄉

人泣而云此時二楊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

益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振實爲之

內監重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

放省之以減浪費所司自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

殺恐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爲疑 孝宗曰但絕其

食令自覺可也

職方舊校中得一事近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南夷有

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浮板半無舫隨漂

抵依都地名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遶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

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必詔差通事二人送

之仍勒彼國主憫其情毋事飲罰我天朝撫存

異類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賓服也固宜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爲將顧方畧

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惇父使讀項羽傳

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宋岳飛好

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

東甌王湯和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

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聞者服之法

果足持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覆趙

全軍房琯效古法用車戰陳濤斜之敗僅以身免

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遼事德用謂咸平景德中賜

諸將陣圖人皆歛守以至屢敗願勿以陣圖賜諸

將使得自立異效帝是其言紹興初王德平秀州

賊謀言將用火牛飽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
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賊裝賊爲法之不足恃
也久矣

漢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膠東魯國鼓鑄監鐵還奏
事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偃以爲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不能
誦其義譌者給事中終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
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
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
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內稱以出顯
何也且監鐵郡有餘鐵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
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偃窮誣服罪
洪武中御史凌漢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
可在今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
擅權之漸上善其言此終軍所以罪徐偃之言也
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
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敬則
立威警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
年十歲偷割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

琇之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宋張詠筆成
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攜其父
誅果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
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嘻亦甚矣宋樂物京中密
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
厚鞠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歐也上疏請恤
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皇帝以飭面試其童
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爲安南擇厚忻然
就道曰吾豈敢附成獄以媚 上邪厚在安南三
年上感惜復召爲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
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
楊尚書彥謙嘗爲之傳云

唐李乾祐未徵勅爲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宣道
甥少府監主簿李玄又妹爲妻玄又妹即宣道堂
姨同堂姨實稱從母何得成婚而法無此禁古人
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情將恐平人浸以成俗然
姻屬無服而尊卑不可昏者非止一條議付羣官
詳議可否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
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舅妹姊女婿姊
妹堂外生姪並外姻無服請不爲婚詔從之仍著

於律今宋洪景廬隨筆姑舅爲婚在禮法不禁而
世俗不曉案戶婚律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若堂
母姨之姑堂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
姊妹不得爲婚者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
若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
今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者皆
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反
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爲
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國之制洪
武十八年翰林待詔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案
者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
女即兩姨之子若女益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警
家所訟或已婚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
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未
隔免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動人心議律
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
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
爲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爲姑舅
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無尊卑之嫌爲子
擇婦爲女擇婿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

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鄭晉秦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陸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昞之女而待制夫人卽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已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載焉如其不可則必不在所取也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然今律猶有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離異一條國家并取魏周之制防民末世亦不得不然爾

朱子語錄燕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外溫與過欲喪以母禮方疑已某人不得已棄經而往則某人先棄經在帷下矣周公謹坐語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相與言吾儕當以誦說爲

戒無何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鬼子可駭如此羅志仁姑蘇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字深源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浚晦翁魯孫也晦翁爲門人語及蘇過范溫蓋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而浚爲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子何足道哉成化間汪直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爲直所辱尚書尹旻等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旻而越尤是違約旻曰吾自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耳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紙揭帖具官某頓首拜稟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嗚呼哀哉

南劍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傳其事當時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麗甚至益無論已我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旣遣人來見自後尊親

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

以此爲號製濟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真人改

天師印爲真人印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授符

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

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正於 聖君

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也乎

元陳樵夢之東父患風歲久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

吐糞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

人子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爲其叔父墓誌云吾祖

母陳宜人疾苦壅吾叔父與吾父截葦筒吸之其

術豈得之樵乎孝子於親有至愛至愛存焉其思

慮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師也

歐陽玄作許愿載碑云許爲貧謀養不擇樣仕僦屋

以居雜市以食親故嘗新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

又高何稍介至是許笑曰爲臣當庶何有小大之

別記獨不云小臣庶乎宋濂誌黃殷士墓云天兵

定燕都時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出之爲獻

獻曰君小臣而處社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

小官彼何人哉嗚呼君子顧義所當自盡而已矣

危太模素黃殷士呼皆撫之金饌人少同學間至正

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翰林

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

寺俯身入井寺僧太梓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

莫知公成是成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成垂老喪節

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赦負以出爲歎歎

曰君小臣而處社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

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餼使家人歌舞

爲歡環守至日晏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

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

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飲僧梓

與營壘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

景濂氏爲銘之危初爲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

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謂危

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

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無方來君子之議乎

若黃乃真無愧齊太史者僧梓拯危何如送黃之

爲義雖然梓於危梓非所責而黃固梓之義也景

濂作太模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後世並與銘殷

士者觀之成榮生辱自霄壤矣

危素仕元至泰知政事元亡入國朝洪武二年爲翰

林學士已而謫居和州再閱歲而卒卒之年年七十計被召用時年已六十有八矣太祖一日幸弘文館素至優聲傲態內詔問爲誰素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於是有所論素至和憂懼成疾聞長老言如此太祖召素雖以文學備問心實薄其爲人素既忤旨然不殺素者聖人之度也余闕守安慶城陷不屈歿太祖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素何面目更事其香火耶祖宗取士不貴乎末藝而重大節以風厲天下甚盛心也宋景濂誌素墓謂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素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都顯要之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可謂有得於天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成豈不可哀乎而論者或不謂然素之所以負於天而不克自全者其罪大矣胡願庵記熊伯幾言素在勝國時聲名藉甚或問墓文靖公某曰太樸事秦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秦非所敢知後曰必求其入其闕平時闕名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曰集於文字見之闕後竟以忠顯君子觀人固如是夫

國初錢唐

字惟明浙之東山人

爲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

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

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

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主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識其

配饗唐論之尤力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議唐書

陸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

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僭常諫官中不

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

命撤圖唐之論諫於是乎有可稱矣

桂德稱

字彥良處廣人

洪武六年以省臣薦召爲太子正字

與秦府總管林溫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問人

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稱悉舉

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

子八年授晉王府右傳陸辭上曰江南大儒惟

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丈人

兩差峻隘不足取是時伯溫已歸其濂方近客而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國不缺異日召還進十二

事名萬世太平治安策而知其人也

景宗茂新安名士元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

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坐事罷官徙濡須久之
提取赴京使城築所賦尋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
子仁效綴縈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邸見聞者
哀其遭時不偶爲賦詩而鄉人朱允升學士爲之
序時洪武十年序中始卒一不着年號而論之云
楊子雲曰世亂則聖賢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
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氓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
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
餒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
馬使宗茂涉世得三四十年不亂卒其經綸展其
政事又加之年青欽筆而實當爲賢公卿鄉先生
以善後來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
耶宗茂郡志名保翁以字行所著有茂齊集仁志
作貞壽字大年上書時年十九春觀王原采脩饒
二孝子傳其一朱明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
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畫章今歲以上有司積
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
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數十緡季用病弱被楚顧
費力弗任且夕乞死煦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
共守不少寐季用得不成時告枉甚重令益嚴告

而謫戍遠方及被極刑者凡數人叻謀於父僚友
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成萬一吾
父由訴獲免雖數成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
聞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
四人已而煦感疾成季用傷煦成病益甚亦歿十
四人者痛哭之嗚呼當時事如宗茂季用輩不有
孝子動天聽而骨肉爲城下土者不知其幾二人
有子得免而竟客死役所命也夫而得各筆傳其
事至今有餘慨焉嗚呼二人者亦不爲不幸矣
王叔英二孝子傳云余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爲之
感涕欲錄以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
第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
身代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
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
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惓然延
頸待刃既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
寧持不可其兄竟成焉叔英謂二人者慈弟矣因
復及四義婦事欲各爲之傳而不得其姓名與其
事之詳嗚呼叔英之謂所恨者如此於是爲二孝
子傳其一曰陳圭台州黃巖人父叔弘爲其讐

人告罪當死主訴所司曰主不能諫父陷父不義
主罪自當死幸原主父使自新事聞上以孝子
稱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擣告爲天下勸
旣而刑部尚書聞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
倖路乃聽主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聞者歎主之
孝而惜其死焉叔英謂主者其死孝子志也主何
憾嗚呼叔英之所以傳孝子慈弟義婦而拳拳乎
大倫乃爾其志可知已夫法咎繇執之而已而帝
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
畫勸天下之術也聖祖時法令嚴明爲何如彼
有兄弟二人者暨主事聖祖欲赦焉而持法之
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
得其死意者天道乎叔英字元采黃巖人革除年
爲翰林修撰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知事
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畢自經而死其
爲忠臣與所傳孝子慈弟義婦事相類是於大倫
死無憾矣世有知其詳者安得不感涕而錄之嗚
呼哀哉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
廢田者閔三載乃稅吏微近功不竣期歛之復以

田定其科縣民益情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
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後析爲三每有徵
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實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
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
均縣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縣其得均乎宋
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
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藉而
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賴蘇民戶等則之法蓋
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爲政務以德勝威性
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致害人吾不
忍爲也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太祖
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葬地也
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
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美因隙以發
未幾彼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賞鑒輿
當西出公慮必與輓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
方勃呴舌默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撻撻
亂下公垂蹙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乃悟登城頻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裹甲伏屏

帷間數匝亟返樓殿罪人式式就縛召公息絕矣
上追悼公歎非罪忠弗白宜申恤典遂贈某監
左少監賜葬茲地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供
歲時澆掃役於歲此我 高皇帝所以爲天下臣
民主而當存及萬世者也公受累朝祠祀若干年
嘉靖乙酉守備南京太監高公王公等感公忠義
復請于朝加今贈致諭祭焉公獲報身後久而益
彰如是哉公所遺謀逆者舊事狀爲胡藍二黨夫
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
胡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春敢定以
胡爲是以補舊禪之缺以決舊事狀之疑以備他
日史家之攷證云

洪武二十六年原國公藍玉之獄 上集羣臣廷訊
有所攀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叱令具實玉
因奏徽卽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州時
寄貝川書自叙草諫書言韓國公事有爲詹徽所
嫌欲中以危法語徽者真傾險之徒歟韓國之獄
當亦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國太師善長也事在
二十三年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其冤狀
程寬敬嘗載之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解當時乃

不自諫而代人具草不知何爲狀末云臣至疎賤
言出而禍必隨然耻立於大聖明之朝而無諫諍
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王之賢
於此可并知矣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胡氏兵亂慮
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
兵伍中七年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
南還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
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爲韓貞女此可配古之木
蘭矣

國初鐵冠道人精數學今人賴稱之而少知其姓名
者春觀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上登鍾山詞
臣扈從於擁翠亭給筆劄卽景賦詩鮑與翰林朱
升張以寧秦伯裕起居單文中李某鐵冠道人俱
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張中傳者
云中字景華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異人授
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
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錄其言者
益此人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屋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賊吏

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屋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屋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屋仲還官閩人迎拜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夫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屋仲寧波人春間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完壁有爲對揭於途者云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公道爲之嘆焉比始聞屋仲事天耶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調獲鹿未幾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微來省兩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余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童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耀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

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言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黃巖徐宗實洪武中爲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明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婦往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筵嫁之初又能剪髮於壙姑之後雖矧目蔽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朝論是其言下郡邑旌之

見黃文簡

集公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戒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李文達曰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成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禁不能蓋斯媿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速諸公同然州約首至某門見某方令家人飼豬乃亟退自縊於應天府之專經閣噫此何時而有不忘於飼豬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國初文臣無賜諡者蓋自宋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